

可園文存

可園文存卷四目錄

議

整頓金陵善後事宜議

續開朱家山河工議

十廟祀典議

後湖不可通江議

擬移建文宗閣於鍾山側議

書

與朱子期論駢體書

與汪悔翁論府志體例書

與悔翁論志事第二書

與甘劍侯書

與顧石公書

啟

謝沈筠生送桂花啟

謝翁鐵梅諸君送家母壽禮啟

謝張潛亭觀察惠物啟

七十生日謝潛亭惠龍團啟

謝喬壽人送香檉啟

上樊雲門方伯啟

上端陶齋尙書啟

疏

募修青溪小姑祠疏

募築金陵詩徵疏

可園文存卷四

江甯陳作霖伯雨

議

整頓金陵善後事宜議

癸酉年作

竊見同治三年曾文正公克復金陵設局以治善後諸務其時荒殘凋敝之餘建置匪易凡所謂招流亡嚴保甲興學校勸農桑獎忠義崇祠廟葺城郭卹孤貧勸武備修廢宇者皆已次第舉行迄今十年於茲尙何有事宜之待議哉願嘗思之方兵戈之甫定所籌畫者將以禦一時之患其慮宜周及撫綏之既安所籌畫者將以興百年之利其慮宜遠譬諸醫之治病先以藥石攻伐之愈則以醫藥調養之元氣稍壯則更以參茸培補之俾復於強健而後止以今日事勢論之正當培補之秋也謹舉關繫金陵尤大者四事爲詳陳之一曰

維風俗金陵人情大率浮動而好侈兵燹以來物力未充猶有樸茂之氣近則服飾稍華奉養稍厚游惰稍滋使不逆爲之禁將愈趨愈下有急難挽同者矣然欲民崇節儉非可家喻而戶說也若能於昏喪之禮嚴爲品節士不得僭大夫庶人不得僭士凡一切宴會衣服諸制皆準此爲限等級旣明或稍踰越人必從而非笑之夫人之驕奢不過欲自夸大耳有議之者隨其後彼亦何樂糜費哉是在紳衿一倡率之以身示法而已二曰興水利金陵城中之水秦淮爲大而運瀆青溪貫之奈青溪自淮青橋至四象橋一帶運瀆自斗門橋至笄橋一帶河身最狹淤墊日深秦淮則東水關來源木石堵塞且內河高於外河若水關全開則城內之水洩盡是以前議疏通未幾復閉由是秦淮之水僅恃西關出入其入也

江潮倒灌帶泥沙以俱來其退也則力弱不能刷淤加以兩岸人家污穢堆壅因而水日混濁流惡無從若能將秦淮青溪運瀆諸河廣爲挑濬開東水關以引諸山水入城借其力以敵江潮則污穢不能停而食之者不至生疾矣至於秦淮之源爲赤山湖近已淤淺城外諸支流亦湮塞殆盡是皆清理水道之所當及耳三日修志乘自前丁中丞有修省志之請而各府州縣皆先修志所以備採擇也江甯府志自嘉慶至今久未續修其閒文獻闕略及今修之猶有一二耆宿聞見可徵況中更變亂忠義節烈之事可泣可歌尤足以激頑起懦若於本府七屬開設志局延德望素著者爲總纂遴選學校中知名之士襄其事庶一方掌故不至湮沒無傳亦表揚之一端也四日懲刁猾金陵城中房屋地基執業者各給

聯照以鄰人爲保法至善也乃近有無賴之子專爲人作鄰保謀人所已認之屋或指爲冒典或指爲盜賣以致兩造輾轉萬難清釐大抵前數年之認屋皆係自認近數年之認屋半係局騙而實有人主使其間若能於曲直審斷後將濫保之鄰人按律懲辦庶司一警百峻訟之人可絕矣凡此四者維風俗以正民心興水利以防民疾修志乘以聳民聽懲刁猾以去民蠹非皆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小小興作無關大局雖亦在善後之列均不敢濫有所陳云

續開朱家山河工議

竊惟滁河之水發源於定遠之大橫山由滁西之清流河匯豐山諸水東流而過烏衣全椒來安之水皆入焉名曰三汊河自三汊河下十里曰張家堡已入江浦界而不能遽及江

復縈紆盤折流及六合之瓜步口然後與江相會每逢夏秋之交淫雨驟至山水暴發則決隄防壞廬舍人民牛馬咸罹其殃舉數萬頃耕稼之地不踰時而蕩爲巨浸推尋其故蓋由河流迂曲急難宣洩以致旁溢爲災若由張家堡分流塔塘營以殺其勢不過十餘里即可由浦口宣化橋入江於是開朱家山河之議興焉考明史河渠志景泰十年廷臣會議江浦北城圩古溝北通滁河浦子口城東黑水泉古溝南入大江二溝相望岡壟中截宜疏通成河按北城圩今界張家堡黑水泉今名黑水河與碧泉相通者岡壟中截卽今之朱家山也是爲議開此河之權輿嘉靖中巡撫李公巡按曹公因水潦敗圩見黑水河舊有河迹今之乾中僅隔土岡四里卽朱家山背將開濬之未果旣而巡撫夏公巡撫楊公疏之以誤鑿石骨而止今之隆萬中來安人王來倡議後河

復開以言語激切爲巡按所抑事亦遂寢至我

朝康熙乾隆時制府高公鄂公兩行疏決六合紳商以爲不便多方沮之因而輟工嘉慶開會稽陳公總督兩江六合圩民李大經等復理前議方伯康公親往相度籌款興工河遂通流惟所掘甚淺山脊終未開斷河身之土盡附河壩一經甚雨卽復填委旋濬旋淤職是故也昨光緒四年制府沈公決意興修命吳統領董其役先於朱家山背最難處施工漸有成效以慶軍調防山東而復罷豈此河之終不可開哉蓋嘗平心而論前此之未畢工者承辦之不專也民夫之勢散也經費之太濫也求效之過速也頃年之役無此弊矣而迫於諸軍之遷調五州縣之民未有不扼腕太息者今者寰海鏡清復得

中朝柱石之臣總制江左興非常之利必是時也誠能因舊迹而濬之則事半功倍其大利則有二而小小之沾益不與焉請得而詳言之濬來全浦易被水災黑水河旣通則濬水設有暴漲可經由宣化橋趨九洲以出江不致奔衝潰決而濬屬之圩田可保矣且張家堡以東百餘里六合圩田亦復不少當山水猛決時隄防時有毀敗南城外之浮橋往往衝斷鐵索覆溺多人今由黑水河分之則其怒必減六合亦未嘗不蒙其利觀嘉慶時發是議者乃在六合之圩民可見五州縣之農人無不願此舉者行見江北一帶豐稔屢慶民不告災官不議振此其大利一大江之危莫如黃天蕩而九洲洲在其上游瓜步在其下游使內地可通舟楫則畏險者亦可溯游於瓜步九洲之閒免占風信之變遷羣幸波濤

之利涉危境而外有坦途矣此其大利二也惟是此河既通

商賈之舟楫出江較便不必繞越六合六合馬頭勢將因以

減色遂有倡爲十害之說者

一六合地脈震動二秋冬河乾漕運阻滯三江潮倒淮挾蘇河

之水而下四旱時無水及六合五妨金陵地氣六石骨難鑿

七妨民屋八妨墳墓九拋荒田畝家室流離十餉課難徵

夫六合之地脈震動與否杳渺無憑而金陵之氣遠隔大江

更爲風馬牛不相及此固不值一噓至謂秋冬河乾漕運阻

滯則朱家山河半屬六合所轄彼此俱可就近達江漕運較

爲便捷謂民間廬墓不無妨礙則沿河兩岸距民居甚遠惟

浦口間有一二店房亦可給值令遷而墳墓則因成河已久

並無一冢是可目驗而得者謂拋荒田畝餉課無徵則七十

二圩永免水災盡成沃壤國課且因以裕矣此等空言恫喝

不待辯而自明而似是而非之浮議則有三焉尤不可不亟

駁者也其曰石骨中亘萬難開鑿不免勞民傷財者查前河並無石塊後河西岸微有出土之石土人所謂石檻也朱家山之背首北尾南而東西則有兩土岡斜翼之卽山之分巘也所謂石檻者蓋兩土岡交錯之脈耳前明王來穿井四眼不見有石昨慶軍開濬經年縱偶遇小石亦非堅不能拔者之比此浮議之不可惑者一其曰江潮由宣化橋倒灌挾滁河之水勢如建瓴而下害徧六合者按江潮之大無過道光已酉之歲水猶未及左所甚

在宣化橋右

安能內隴滁河況朱家

山東有數十里山岡障蔽更可無虞卽如所云江水倒灌則瓜步已先受其害矣又何俟浦口新開之河耶此浮議之不可惑者二其曰水勢既分恐宣洩過盡六合必遭旱災者查滁河屈曲而東水路止此一道故來安首當其衝六合繼攖

其銳若分其勢是略殺之而適得其平也且五州縣地勢以六合爲最下使六合反患旱災則他處不皆赤地乎況朱家山地勢甚高挑深不易即使挑深而較滁河之勢仍必高至數丈安有超過高處盡洩於江之理此浮議之不可惑者三若謂六合商賈之利恐有減色是或不免然商賈末也農田本也無論商賈之利不敵農田且其源皆自農田而來歲豐則銷貨必暢歲歉則銷貨必滯無可疑也況新河祇可夏秋通舟冬春必仍歸六合是商賈亦不過小小失利而已倘泥河間則利分之說而恣爲阻撓試問蘇松港澳汭紛歧路路可通山東河南絕少支流旁注其馬頭孰爲衰旺商賈自能辨之明乎此而浮議亦可息矣浮議旣息則畚梏可施而又非鹵莽以從事也其所當講求者又有四焉自宣化古渡至張

家堡河道計長三千五百九十餘丈由宣化橋而上有馬家橋至陳家橋凡六百六十丈是爲朱家山背山之東西坡下皆有河影與黑水河通東爲前明誤鑿石骨之河未便復開西爲嘉慶中開導之河卽昨慶軍所濬者其地勢最高測得山脊高於河底八丈有奇河面寬十五丈有奇河底較張家堡河底高五丈有奇今欲其河通流高處必須開至五丈低處亦須二三丈不等方能北引滁水南通大江倘丈尺不能如所測之數則開如未開也蓋此處若得奏功以下自可迎刃而解此其當講求者一也山岡太高登陟不易必須隨地制宜輔以器具昨慶軍曾造三輪車箱用轆轤逆挽而上以肩挑之數計之勞逸旣殊出土亦倍誠仿其式而爲之自可省擔運之力矣此其當講求者二也從前河通復淤大抵棄

土不遠之故乾隆中守備李之琨以爲外有大澗可以運土
其中言甚可采而或疑其有妨蓄水者殊不知朱家山綿亘
二十餘里旁陂側嶺歧出不一所謂大澗者不過岡壘相交
之處微有凹罅本非蓄水之澗也即使強爲儲聚亦恐朝盈
暮涸不如一律填平轉可爲耕種之地而土自不致復返故
處矣此其當講求者三也江湖山水漲落無常河成之後須
於宣化橋張家堡附近各建一小牖水發之時開牖以分淤
全來浦會聚之水直由宣化橋而出水涸之時閉牖以使淤
全來浦會聚之水仍由六合而行蓄洩得時則數萬頃之田
禾永免潦涸之患矣此其當講求者四也稽之往古揆之事
勢驗之人情舍是時而不爲則終無得爲之日矣所望當鉅
款撥防軍俾前此之力不致虛糜一簣之功不致終廢要在

斷之不疑而已

十廟祀典議上許仙屏方伯

頃聞釐正祀典去十廟中祠山五顯諸不經之祀而以王文獻陶桓公溫忠武卞忠貞謝文靖曹武惠韓忠武徐武甯常忠武曾文正十人當之卓哉明禋極報德酬功之致矣然尙有待議者請得而詳陳之元末御史大夫福忠肅公壽久鎮集慶屢摧巨盜及滁陽兵逼猶坐鳳皇臺下督陣力戰或勸之遁叱去之竟死其地明太祖嘉其忠命以禮葬並爲立廟其死事之烈與卞忠貞同似當在秩祀之列況籍隸蒙古旣無鄉賢可附其仕至金陵始顯又無歷宦之蹟使不祀於金陵則毅烈之魄不其餒而此其待議者一也宋贈太師韓忠武王世忠佐高宗中興其勳莫大於平苗劉守淮東而眾所

豔稱者尤在黃天蕩一役惟考黃天蕩之地屬金陵下游已與鎮江接壤當元朮被困時卽開老鸛河以達建康則此戰並未能保障金陵也至紹興二年以宣撫置司建康不過半載亦無表見是韓忠武功在淮浙而不在金陵淮浙旣已祀之則金陵可以不祀非福忠肅孤祀可比此其待議者二也可否仍留福忠肅之祀而罷韓忠武之祀以符十廟原數則神人允洽治達幽明矣取進止

後湖不可通江議上胡芸臺觀察

金陵太平門外有後湖者古稱桑泊吳寶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流入新宮其名始著劉宋元嘉中築隄壅水名北湖又因黑龍見命曰元武湖大明中閤水軍於湖號昆明池俗呼飲馬塘趙宋天禧四年改放生池熙甯八年王安石奏廢

爲田明代復濬成湖建冊庫於中洲至今爲城北巨浸其水發源鍾山淳禧於此由北水關銅管入城分爲湖溝青溪以匯於秦淮歷考建康實錄丹陽圖經景定建康志諸書從無與江通流之說惟至正金陵志載元季濬後湖河道自鍾山鄉珍珠橋至龍灣入江蓋宋代廢湖時開十字河泄其餘水於江因有此遺迹而加疏濬至明復爲湖必築隄以障之此可想而知也豈得引爲湖與江通之證哉乃近年之談水利者以後湖淤塞日甚春夏水僅沒腰冬末祇餘中泓旁皆枯裂遂欲決隄開河引江相灌其謀誠偉然後患則甚大矣請得而略陳之夫後湖在鍾山之麓坡陀相接其地身較長江形勢約高數倍如遇早年山水之來源既涸湖底存水亦必無多而以長江爲尾閭一洩無餘誰能禦之則全湖之竭可

翹足而待矣一不可也秦淮之水由東關引入直穿西關而去偶逢潦歲則江湖閘灌與淮水相頂河窄難容往往漫溢街市幸所入僅一西水關耳若後湖通江彼北水關一路又將挾江湖而來不反增一蠹穴乎二不可也況江與湖通則估舶客帆勢必麇集菱藕魚蚌之利一掃而空貧民恃以爲生將何餬口卽公家租稅亦坐失此大宗損下而無益於上三不可也至於金陵之城背山面水僅儀鳳一門與江相近擇要憑守後顧無虞倘湖路一通則神策太平皆失其險三方受敵防不勝防四不可也若形家者言謂後湖爲胎元之水氣一外洩則會城之中上而達官下而居民皆有不利此雖爲通儒所不道然相陰陽觀流泉詩咏之矣卜瀾東卜瀝西書誌之矣豈有興非常之功而拂輿情以成事者乎五不

可也然則爲後湖計者將如之何曰積淤則濬之使深穢草則撈之使淨長隄則培之使厚潦時水既有所容旱時水亦不致竭斯水櫃之功見矣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敢引以爲芻蕘之獻謹議

移建文宗閣於鍾山側議上梁星海學士

蓋聞星明東壁圖書之府聿昭水匯南江睢渙之文斯耀當聖清之中葉正文運之宏開尊經史子集之藏庫分爲四別淵溯源津之外閣建爲三緬彼金山之巔

特賜文宗之號現華嚴之世界歡洽人天並瀾匯之

御題地殊揚浙久已矜青碩彥得窺

中祕之儲細素名編永付長恩之守矣奈何紅羊換劫青犢傳烽斬王之桴鼓不鳴劉展之旌旗競進銅鋪卸砌繫廢馬

以成羣瓊軸瑤函歸祖龍之一炬是可忍也不亦傷乎茲者
天地重清山川如故過遺墟而憑弔祇見飛燐憫後進之愚
蒙誰爲導燭宜乎輶車星使王牒宗英博學使良欲規復夫舊基
謹拜陳其奏牘晨鐘暮鼓將偕佛刹以俱新春誦夏弦幸獲
朝廷之報可乃籌謀之未定已旌節之遠移適南皮尙書總
制三江儀型多士上承

丹詔咨匠作以經營曠覽玉峯顧寶僚而斟酌夫固謂循塗
守轍見不必拘度勢因時事非得已鎮江以吳楚之要衝值
江淮之總會舟車所萃商旅爲多與其密邇市廛人難請業
何若建從上國士盡觀光維昇郡之名區實南朝之京邑人
文素盛冊府堪稽壽光省新沈休文校其四部總明觀祔王
仲寶定爲七條李唐則澄心名堂聚圖籍於內殿趙宋則細

書置閣貯文史於建康泊乎明代之興刊有南雍之版萬軸
樓築於焦氏山近雞籠千頃堂創自黃家街臨馬路凡此瑯
環之福地足爲宛委之先聲爰卜於元武湖邊蔣侯山側環
隄以水拓地爲樓

奎翰高懸襲嘉名而不改牙籤森列許羣彥之來遊煥然大
觀偉哉斯舉已惟是卷軸納楹之始規畫宜詳簡編掃地之
餘補苴不易旣難邀圖書集成之

賜復不容永樂大典之搜曹倉業已增修鄴架豈堪虛設徧
行天下求書或學陳農得自壁中好古豈無安國蒐羅採掇
可得而言一日徵官書溯自兵燹以後經籍多殘大吏右文
會城置局浙西楚北各矜剗剗之能江右皖中亦擅剗葉之
技至蘇揚之繡梓更頡頏夫金陵類皆錢給公家書成善本

裒多益寡倘能效朋友之通財挹彼注茲亦何異里鄰之乞
火詎有私爲枕祕致缺筭藏者乎二日購舊書嘗見儒士云
亡名家中落棄縹緲而不惜乃市僧之與謀雞林賈人亦知
諧價馬肆皮相未免留良誠能不吝錢刀廣施貨布遇大航
之旅客獲二酉之奇珍利射何妨任貴洛陽之紙字多可數
聊酬皇甫之縑雖居奇之可憎終得寶之自喜也三日寫藏
書夫王氏青箱子孫世守杜林漆簡師弟祕傳既有癖之難
醫豈懷珍而自銜是惟推誠相與絕無蕭生賺帖之心暫假
以歸姑作袁峻鈔書之計況乎范氏天一插架如新仿此而
行當無或拒璧還有待蘭相如未敢踰期鼎贖如眞柳下惠
何嘗失寶耶四日印古書緬昔棗木之刻創始於唐楷式之
留莫精於宋苟原編之具在幾彝鼎之同尊欲影摹之旣慮

看朱而成碧欲鈎勒之又恐誤紂以爲紅乃有鬼工傳來石
印如駒過隙有象留中毫髮無遺鏡能蓄影瑕瑜不掩玉自
存眞照雙目以瞭如化億身而宛在毋爲縮本尙有典型嗜
古者過而存之可矣若夫勝囊旣積篋櫝皆盈重已汗牛蝕
須祛蠹香罪辟惡爐合爇夫絳芸木設橫樞門必慎夫管籥
善後之策蓋有二焉今夫大禹洞庭旣屬清嚴之地老聃柱
下必資典守之人俗吏旣置若弁髦學官亦視同傳舍欲垂
永久宜付名流或達宦之居鄉或耆儒之積學時勤檢勘暇
輒校讐暴常趁夫秋陽漏每防夫夏雨提綱挈領無殊鼇嶠
之散仙握槩懷鉛仍守龍威之祕籍此其不可不擇者也至
若後生可畏小子請觀仰傑構之落成願奇書之盡讀點頻
加墨與義能探字每汗青鈔胥自任則必預防流弊共守約

條習業定程限魏舒之百日借書署券懲張祿之僞名專保
任之責成毋取攜之甚便如或頻翻弗輟莫令污寒具之油
倘其久假不歸應倍罰還瓶之酒嚴於立法戒在徇情此其
不可稍縱者也霖見聞淺陋學識粗疏京口壯遊曾
御碑之盡讀春明屢上知

天祿之非遙望

東觀而舒翹過南徐而寄嘅屬承給札知欲圖新

皇極敷言夙仰

聖人之訓士林加惠愈宏節使之規卽茲虎踞龍蟠結江
而毓秀行見翬飛鳥革映日月以爭輝謹貢芻蕘伏祈
書

與朱子期論駢文書

承示駢文二則沈雄綿麗感喟蒼涼其弔任君死難篇猶是近代高手至長門怨詩序直駸駸乎上薄六朝焉口吐鳳文九苞競煥日窺豹管一得自矜三復臨風五體投地矣而霖顧有所陳者蓋以學步數載窮源有心雖甘苦之略嘗究津梁之莫逮聊將膺服用代面談竊以駢體之爲文也端莊流麗較散尤難悱惻纏綿以情爲主沿傳既久真率不存掉以輕心遂多流弊其有務在飣飣失其指歸言未次鱗語皆合掌或辭繁而意晦因骨少以肉多複水重山其途易誤疊椽架屋無理可尋集錦才長拚拚雖云富有成虹氣短開闔何能自如此一弊也又或五車未讀偶語強爲不持寸鐵而來欲截碎金以去匙右有左宜之妙多肘見踵決之形千戈叢中空參獨戰冠裳域裏祖楊亦來雖作畫南宮原有白描之

法而修辭東里究非潤色之才此二弊也至若自矜該博專
炫新奇用上古難信之書引小說無稽之語舍正路而趨荆
棘廢六書而返結繩光怪陸離縱誇獺祭鉤輅格磔孰辨孰
音此三弊也他如背戾先型規摹風尚學時世之妝束順江
河之下流作札裁箋唯畫葫蘆舊樣褻衣博帶翻矜館閣新
裁一唱三歎遺音安在下篇一律伎倆如斯此四弊也於是
精神盡失風格日卑等於俳優羣相詬病每謂雕蟲小技難
合大人遂學司馬溫公不爲此體抑知陰陽配合而萬物始
生日月重光而大文乃耀觀閱受侮詩亦儷言類帝禋宗書
猶偶語溯其緣起實出秦漢以前暢厥支流乃在齊梁之後
卽宋人之運用經史幾同無縫之衣變化體裁別成拔戟之
隊亦何可厚非哉是必胸藏邱錦筆燦李花以立意爲宗而

典籍輔之以行氣爲事而範圍拘之其勢則水湧濶翻其辭則金聲玉振班張骨力徐庾才華譬諸風馳雨驟之雄師加以節制則不擾粗服亂頭之美女飾以塗澤而尤妍此霖所爲欲學古人舍魚而獨取熊掌只恐限於才力刻鵠而不類鵠形也是否有當尙望指南臨穎神馳言不盡意

與汪悔翁先生論府志體例書

月前晉謁得讀府志體例欽佩無量竊以人物一類軌範攸存前志之規不必盡徇謹就管見所及爲執事一詳陳之一籍貫宜嚴去取也六朝僑郡前明勳衛族居既久土著無殊然渡江始祖尙屬寓公保家賢昆始歸地斷故剏超雖瑯邪繫籍實生北方劉瓛只青溪結廬本非南產凡若此輩無容濫登至於子孫相傳已非一世亦必籍居兩附方爲邑賢遠

而典午諸王止列馬糞一支而居會稽者不載近而桐城方氏止入百川一派而籍皖上者皆刪限斷一定假借無庸他如南朝司馬勝國齊宗本貫久違土風素習或在通融之例以助文獻之資一氏族宜窮源流也前志人物各從其類不溯祖宗之所出不究子孫之所歸數典而忘積慶何在若仿腐史世家之例摹延壽列傳之規就族中最著之賢推上治下治之意張湯先安世而敘不別詳酷吏之篇劉向附楚王而傳不必入儒林之列望門斯在譜學藉存一先正傳宜分界畫也儒行諸篇各標子目專長之士皆有所歸惟華實兼該不名一德者始入先正傳中則其體卽史家之列傳也然而仕隱殊致文武別途一例書之究嫌蕪雜擬卽同時之人考其行誼志趣果合則荀卿與孟子同編英略相伴則廉頗

與相如並列且仿范書之作論不必盡俟篇終但於類敘之
既完藉以暗分卷數雖議蔚宗者或譏史體之壞而述志乘
者卽爲前事之師他若先後之次略依時世緊望之別不判
里居旣無足上首下之嫌復少蛤瘦熊肥之患近遵呂志無
庸更端一鄉賢忠義傳宜商增減也縣志鄉賢立爲專傳謹
依祀典不敢妄釐然而張昭賀循之倫以別籍而屏入鄒和
復之之類無實事之可徵未能愜心殊多棘手不若詳其名
於祠祀而毋備其人於傳中果其懿行顯然卽歸先正並於
涉筆所及著爲鄉賢名實相孚葛藤盡解至於忠義一門新
目未載今雖有表古人何歸擬舉吳晉以後之藎臣附以縣
志表前之列傳聯爲一卷發彼幽光亦可使先正傳中較爲
整潔一古今人表宜爲補立也前志所有刪則招謗寥寥數

可園文存

卷四

古

語復不成篇若此之倫最宜人表又如句曲展上棠邑專諸留之則無類可從去之亦殊覺可惜有此一表自免紛紜或則尺璧寸珠以少見貴或則餒魚敗肉有地可容雖似黠鬼之薄實爲弭怨之方凡此五條思之爛熟去取所在未敢擅專敬貢芻蕘伏希裁酌

與悔翁先生論志事弟二書

承命分纂人物一類退而檢上江新志見其勢若亂絲其義例不顯而姓名已見者若概歸人表則百喙爭譁若概爲立傳又短不成幅因反覆以思此次修纂旣名續志與斤斤墨守者不同但以乾嘉爲斷予目本可變通如欲事增於昔文省於舊其惟仍遵先生始議之世傳乎蓋世傳之作有三善焉一祖孫父子不至倒置也宜効齡爲重光之父昌志則次

之於後劉清惠爲伯春之子新志則列之於前展轉相沿貽
通人笑今歸一傳此弊可除一大傳之中可包小傳也事有
相聯人有相友左縈右拂各以類從明史之例是爲前師一
孝友文苑諸傳藉以疏通也一至之行卓然可傳則割歸本
類其無多事迹者悉附家傳子孫從祖人心所安而寥寥數
行之傳可盡省矣惟是世家之目題品太高慮叢謗議擬卽
仍名先正無事更張至於子孫之生存者概不登載蓋以蕃
衍之族書不勝書無益簡編徒災梨棗況已沒之賢尙難悉
入豈同時之彥顧可濫收若以去取行之又必大招爭競一
例不錄庶免愛憎之疑並乞通削各門以昭畫一凡此數端
皆鄙見所及不知當否伏候鴻裁

與甘劍侯書

可園文存

卷四

五

十日不見躡屐招尋布帆已飛望塵莫及離羣索處殊難爲
懷夫以里閑咫尺晨夕過從蕭艾三秋猶嫌睽隔而況衣帶
一水天限南北朝莫兩汎人不如潮詩咏停雲倍深洄溯乃
蒙贈言遠錫歷道游蹤吟館題襟選樓奪席琅邪府主淥水
種蓮淮南賓客小山攀桂溝尋邗曲聽入月之濤聲堂陟平
山挹隔江之秋色動定佳勝適符鄙占霖蟄伏兼旬畏暑不
出偶檢書牘汗出如漿追閏秋之三日午浴甫竟片雲忽生
風挾雨飛疾如萬弩掩窗逆拒奚奴力微護書防溼童子情
急四檐懸瀑一院湧潮忽不知炎歊之逃於何所也夜氣轉
涼竟如秋莫冰簟乍卷重衾欲敷調攝寒暄良非易易次日
因謁桑根師藉作城西之游禾黍夾道皆送秋聲芙蓉滿陂
絕無餘豔旣而登石頭山巔息暑風亭下賽會期過時流磬

音雌幕雲連每聞角響古林隱仙諸遺址近在里許緣無伴
侶廢然而返此亦足見其無聊賴也已覩縷近況用代面談
鯉魚若來有以報我

致顧石公吉林書

前奉惠書拜參須之賜藥石貽我借寓良規旨甘進親永錫
爾類發纖盥手歡喜無量頃又續接和詩以少卿惜別之懷
爲予美感時之作山河而寸金比重草澤而鳴鏑堪虞蠶食
傷今

龍興思昔可奈岐豐舊宅棄以予秦幾多角寶殃徒伏而伺
漢升高望遠先生其有隱憂乎夫以一介書生爲萬里羈客
非建功於馬鎗祇從事於毛錐揖衛雖豪依劉可閤而復爲
秉筆所壓蒙羊質以虎皮亦惟有伴食自甘易雞尸爲牛從

耳蓋官書本非不朽之業俸錢聊償卜築之資斂鋒棱以對
俗流營囊橐以爲歸計但令期周二載裝溢千金黑水白山
夢不留於漠北紫茄赤莧味自愛夫江南馬頭相率以歡迎
牛耳舍君其誰執息壤在彼永矢弗諼朔氣高寒努力餐衛
啟

在盱眙謝沈筠生送桂花啟

叢桂山幽久訪淮南之隱木樨香透正參居士之禪剝啄叩
門何來倂使芬芳入座知出比鄰分老圃之餘馨實良朋之
厚貺虬形蟠就蟾窟移來粟碎綴金根堅切玉挹從襟袖
清冷以無聲插向膽瓶月空明而有影此日雲中子落催我
吟詩明年天上秋高祝君射策

時筠生擬
赴京兆試

母壽謝翁鐵梅諸君送百壽圖幃泥金壽屏啟

節傳紅蠟 慈闈之九秩初開書寄青禽遠道之多珍寵賁
幃懸繡段幅燦金泥如百家衣衲集成字聯蜚篆與十二闌
干輝映文展鴻篇欣逢華之光生頌藿葵而情切此蓋伏遇
某官政成製錦名重

記屏頌獻南山民志之謳思彌永

恩頒北闕

御題之墨彩猶新鈴閣非遙鼓軒無數某等歡承菽水舞效
萊衣喜愛日之方長感仁風之廣被圖開五福義織字之能
工詩寫十聯愧報章之未就謹謝

謝張潛亭觀察惠物啟

經石峪集字楹帖
干尖狐皮袖頭

東洋繡畫山水
金波酒

辱承忝使寵賁多珍裁西域之梵言織東洋之勝景鵬夷迭
到非爲借書狸製配成居然聯袂此蓋伏遇某官摩崖功茂

可謂文存

卷四

七

畫日才高接手而澤及單寒醉心而學通今古前瞻虬座獲

罄塵談竟荷匪頽不遺下走屏風集字曼倩之自贊差同

聯集

慮世知足著書等身入字又殊勘如意二字海水移情少文之臥游最適望停雲

其不遠交比飲醪值春日之猶寒感深挾纈叨茲大惠報以

小文謹謝

七十生日謝潛亭惠龍圖啟

頃緣賤降猥荷隆儀天用莫如龍幣準漢圖之式易占兼取
象數符犧衍之精廉俸分君遐齡祝我藉壬林之有慶迺申
錫之無疆氣可夜觀君子以不貪爲寶惠能波及故人之相
愛殊深雖當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而論交接以禮卻爲不恭
既承筐之是將敢下拜以登受謹謝

謝喬壽人送香櫟啟

昔李衡山裏橘久收租杜老堂前棗曾成徑莫非治生樂趣
玩物閒情況足下園闢半弓庭無雜樹其最繁盛者有香櫞
一種聞根參透如來薝蔔之林口實自求迥異蘋婆之果勻
圓可愛入手未能臭味相同傾懷已久而乃讓梨分棗漏及
同儕贈李投桃不遺小子馨才撲鼻感已銘心言雖久誦不
忘香以搓而倍烈綠橘黃橙之外別有芬芳明窗淨几之間
特商位置從此富誇三缶我如王愷豪華若云實取九秋君
是那丞品概

上樊雲門方伯送書啟

北斗以南久瞻仁傑長江之左今見夷吾當福星移次之時
正甘雨隨車之會恭惟某官山甫功高宗師文富蒲棠黍旁
流之惠養黎蠶不采之威敷政優優周江淮揚徐之境大名

鼎鼎與充鄭溫潞同流厲楊綰之丰稜澄清吏治負韓公之
資望提倡儒宗坊藹大功門峻登龍之選衣披一品

恩叨錫馬之榮溥露零蕭清風頌藻作霖少不如人老兼善
病書勤食蠹陰感隙駒竊比堯夫眼見四朝之盛深慚高密
身通六藝之科乃者息影里門濫吹學肆師行失律脫巾致
烏合之譁僧老退居喁棒罷馬鳴之講猶復留情故籍博采
土風景定新編效周應台之撰述汲古舊版仿毛子晉之校
讐謹以栞成金陵通紀通傳瑣志諸書上呈鈞覽下和獻王
諒無遭別之羞伯牙鼓琴或遇知音之賞待負薪之憂有釋
二豎子其遠避乎庶識荆之願克償萬戶侯何足道也作霖
頓啟

上端陶齋尙書啟

竊作霖生居建業世繼潁川述祖德於鸞臺挹前芬於鱣舍
白屋安清貧之況青箱守舊學之遺經訓舊畚文章鼓吹評
史才於班馬萃賦筆於卿雲詩好晚唐落日澄江之句調羣
北宋微雲衰草之詞惜愛博而情不專徒工獺祭雖垂老而
心未已猶效驥鳴敢敘生平用資鑒察溯自童年游泮弱冠
從軍幸遭際夫中興遂濫登夫鄉薦屢策長安之馬春冷杏
花忽聞反哺之烏養謀救水旣歸陶里復設馬帷志館纂脩
兩受當途之幣書局編校曾然中壘之藜誦白鹿之洞規忝
承師席對烏龍之潭影改建黨庠二三子頭角嶄然六七載
精神憊矣張橫渠皋比勇撤楚鄖公土風是操才愧孝侯作
荆楚歲時之紀識殊常璫成襄陽耆舊之篇叟白無虞汗青
有待縱留心於采掇每儉腹之咨嗟比惟某官學富姜韜習

羅杜庫輕裘緩帶仰鈴閣之清嚴綠水紅蓮依油幢以遊讌
近者開圖書之新館集文學之大成補金匱石室之藏長恩
攸守有廣厦大裘之望寒士騰歡雖折簡相呼稷下之騶生
咸集奈得門而入國中之顏子無年周左麾病沒伏念作霖賦性
最狂嗜書成癖託西江之鮒轍企北海之龍門揮塵侍談雕
蟲獻技感懷身世七十尙何所求抗希古人一息不容稍懈
有五千卷在豈無願讀之黃香與十九人借敢效自媒之毛
遂倘許開夫眼界幸優假以頭銜但令縱山海奇觀不必給
宮祠厚祿來生願讀石留可證之緣老至不知燭炳將殘之
影區區此願屹屹窮年從茲柱下暫居清要領神仙之職聊
學昌黎未遇干求上宰相之書

疏

募修青溪小姑祠疏

蓋聞露筋女子秦郵置祠靈澤夫人蠓磯有廟揚芬彤史永
奉馨香有舉莫廢由來尙矣青溪小姑者蔣侯之第三妹也
當漢家之末造隨兄尉以俱亡靈異迭徵著於干寶之紀軌
迹可想載於楊炯之文非若江上徵歌只迎桃葉湖濱載酒
但醉莫愁而已在昔淮青橋側建有祠宇一區香火神絃樂
奏送迎之曲冰霜毅魄恨隨來去之潮自歷滄桑未經規復
弔古之士心焉傷之茲於九曲之間偶得數弓之地擬崇傑
構用安貞魂但勝事必賴眾擎斯成功始能不日欲謀集腋
敢告同心倘蒙布地之助金俾得薦蕢之有所則胭脂井冷
張貴妃豈敢相消血影石存翁夫人同茲不朽

募築金陵詩徵疏

夫星耀斗牛山高茅蔣菁華所萃文物聿興由來久矣然而
白下羣英未蒐韻語青溪吟社祇集時髦至若哀聚古今都
爲一集表章往哲罕見其人朱述之太守望重昌黎學宗永
叔水雲洗眼冰雪浣腸輯金陵詩徵一書遠采六朝近及
昭代凡名公鉅卿之製鴻儒學士之吟山臞澤叟之謠方外
閩人之什莫不詩因人著人以詩存玉尺所裁皆爲錦段鐵
網有得悉是珊瑚酌雅稟經不數藝苑英華之選徵文考獻
卽爲建康耆舊之編惟是卷帙太繁剗剗猶待欲謀繡梓必
集多金捫肩載以牛腰珍豫籌夫狐腋莫嫌饒舌敢告同心
結騷客之因緣仿佛門之布施庶幾龍蟠虎踞發二千年潛
德之光鬼笑靈談夢數百輩衣冠之拜斯文未墜跂予望之

可園文存卷五目錄

序上

上元徐氏族譜序

石埭桂氏族譜序

焦耐菴遺集序

茹槩齋詩稿序

南岡草堂文集序

鳴秋詩存序

國朝金陵文鈔敘錄

顧貞夫廬山遊草序

鳳麓小志自序

東城志略自序

校栞宋四洪公年譜序

安化黃氏族譜序

司馬晴江諸子語錄序

周氏妹六十壽序

鳳生弟五十壽序

可園文存卷五

江甯陳作霖伯雨

序上

上元徐氏族譜序

金陵多世族陶氏紀氏甘氏導源漢晉之閒尙已明祖定都江左應天實爲首善之區英俊雲興攀龍附鳳者不可勝數勳臣軍衛之子孫蔚爲郡望城南陳氏則靜誠之裔也清真伍氏則刻漏之遺也以及蘭氏奮於羈宦路氏起於材武端木氏顯於侍從類皆著籍洪武之世流傳至今然代閱五百餘年中遭洪楊之亂家乘宗牒半付消沈此亦考古者之恨也作霖於同治十三年與修縣志卽留心鄉邦文獻意欲創爲世傳成一家言而蒐訪累年莫舉其要徐子元先生中山

武甯王之世胄也因作霖綴葺之勤出其譜略見示首載敕命鐵券之文次敘墓碑祠規之記而統系則自魏國公以下大宗小宗釐然有別依世表之例旁行斜上雖詳而不蕪雖簡而不漏譜之大體具矣若夫系之以傳述其先德俾後之覽者穆然於中山遺澤而攄懷舊之思不賴是編爲濫觴也哉

石埭桂氏族譜序

嘗謂皖南之區吳楚間一大都會也徽歙介在萬山中宣太則稍近江表而池州一郡實扼南北之衝咸豐中迭遭兵燹連村帶郭十室九焚昔之聚族而居者屢有遺子後生小子數典而忘祖五服之親覲面若不相識甚至爭田訟宅翦爲仇讐時則有游食客民睥睨其隙怙權散利煽誘鄉愚結會

聯盟所在多有舍其弟而謂他人弟舍其昆而謂他人昆滅絕倫常伏戎於莽豈非皖南之積患而世道之隱憂哉夫救弊者徒塞其流則用力多而成功少故必探受弊之源而清之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欲散烏合之黨先聯骨肉之恩然則敬宗收族其關係於世道匪輕而在皖南爲尤急此石埭桂氏所以有重修支譜之舉也按桂氏自唐安南都護武仲公居福建五傳至諱卿者爲南唐侍御史國亡不仕是爲遷池州始祖又十二傳至諱世能者百口共爨元至正三年旌表孝義之門徙居石埭是爲河城始祖迄今五百餘年簪纓不絕譜兩修於明代一修於國朝康熙時再修於嘉慶時中經寇亂簡策幸存然檢丁戶

於煨燼之餘較諸癸丑以前已大爲減損矣族中之長者深懼久不纂續將至支分派衍無可考稽於是就舊譜而廣之俾知一本所自出親疏雖殺休戚則同爲士爲農各安其分絕不敢干犯名義以貽宗族羞是固桂氏一家之法耳使推而行諸一郡一邑則一郡一邑皆無莠民矣更推而行諸天下則天下皆無莠民矣夫至天下皆無莠民而何萑苻之足懼乎予端居多慮時爲無病之呻閔桂氏之譜喜其能爲皖南之倡率而可復世道於承平也是爲序

焦耐菴遺集序

予少好詩癸丑亂後浪游江淮多結交知名士而先生與錢君樸之詩尤所服膺二君與予皆同里初未之識客濠梁乃始遇之樸之詩似供奉先生詩似拾遺高華沈著各自成家

惟予左右其閒唱和無虛日是時東南板蕩家室流離形於篇什大率多變徵聲然詩以言傳言隨心變異日歌咏承平潤色鴻業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豈異人任哉言念及此未嘗不破涕爲笑也旣而樸之遊天長遇賊以死而先生亦飄泊洲濱鬱鬱不得志未及待江南之復還歸道山噫天厄詩人何若是其酷耶先生雖沒令嗣芝圖猶能保其手澤復歸故鄉以視樸之詩稿零落無存者則有閒矣予旣盡讀先生詩又傷樸之詩不得復見因類敘之俾讀先生詩者知有樸之其人以期無負予服膺之始意也夫

茹堯齋詩稿序

竊謂國風十五惟邶鄘衛多女子之詩不獨竹竿思歸伯兮

懷遠淑姬賢媛謳吟播於管彤卽賦命不辰生遭荼苦如共
姜之誓柏舟宋女之傷河廣靡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立人
倫之極焉蓋其時周室雖衰輶軒之使猶採歌謠以上於太
史故篇什傳之至今豈若近時閨秀潛德不耀其文字之湮
沒書帙可勝道哉茹檠齋者張孺人之詩也孺人母家席氏
於錦泉太守爲族姊錦泉宦游中州得其遺稿恐遂泯沒將
付手民今冬奉諱歸里出以相脉屬爲校讐訂正之覆勘一
過而歎其深合經義蓋稿中所錄若送父母還鄉諸作竹竿
之思歸也寄外寒衣諸作伯兮之懷遠也至斷腸篇青燈課
子圖譜作則又柏舟河廣之變調而其姜宋母之嗣音也何
其志之決聲之悲若是乎亦以所遇之境然耳抑又思之張
氏世居河南汲縣實邶鄘衛之舊域孺人之詩殆深得山川

之氣而爲國風不祧之別子與錦泉太守闡幽之志於是爲不可及矣

南岡草堂文集序

同治乙丑之歲霖始識秦伯虞先生於講舍訂交猶未深也越三年丁卯先生與家大人同舉省試霖因以年家子禮見先生顧搗謙不敢當仍折輩行與友復申之以婚姻由是交日益密當是時里中以文名者姚君友梅陳君耘芬朱君子期各騁其沈博絕麗之才不懈而及於官而先生以精思黜采角逐其閒苦霖則不逮遠甚每用自媿乃忽忽歷二十年而姚陳朱三君皆宿草子期撰著尙有挹翠樓藁一卷爲其弟豫生所編葺友梅耘芬遺文則蒐求之不可得豈天之厄文人哉亦不自收拾之過也光緒丙戌先生始主講奎光

書院於今三年矣所造乃愈精選茲誦之暇良次所爲駢散體文爲南岡草堂初集徵序於霖霖受而讀之圓璧方珪不名一格淡雅如友梅清剛如松芬華贈如子期而議論縱橫陽開陰闔則又三君所不及其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第念霖自乙亥以後兩與志局三涉海瀛以及師友之淵源山川之游覽無不與先生偕者閒有所作敝帚自珍行亦將芟其煩蕪都爲一冊以從先生之後矣先生其肯爲皇甫元晏以張吾文乎

鳴秋詩存序

自袁簡齋以性靈論詩而卽景言情皆人人意中所欲出然豈不學者可以襲取哉讀書破萬卷下筆乃有神正如著鹽水中自饒鹽味人亦見水不見鹽而已知此乃可讀龔謙夫

先生之詩先生風神夷澹善於談諧以經師享高年生平文
名藉甚未嘗以詩示人今歸道山已六載矣蔗軒昆仲乃裒
所作古今體詩屬爲校訂霖受而讀之撫時感事大率癸丑
以後之什爲多而雜憶百首尤極悽惋藉夢華之錄寫蘭成
之哀謂爲地志也可謂爲遊記也可謂爲年譜也可可卽景
言情皆人人意中所欲出其簡齋之法乳乎顧嘗思之先生
從曾祖梧生太守與簡齋相唱和築見山樓近山閣以擬隨
園亭榭今猶可指其處師友淵源具徵家學則謂先生詩派
出自簡齋固非一人之私言也請還以質之蔗軒昆仲

國朝金陵文鈔敘錄

江甯郡治七邑環之其浸淮湖其山茅蔣長江貫於腹總水
陸之所匯而北走中原地勢雄奇竺生人傑吳晉以降迄於

前明彬雅之儒軌轍相循要惟

國朝爲極盛蓋舊京緇撮易代未湮而鴻博之科

召試之典相爲鼓舞人才乃益以發舒洎兵燹之餘藏編亦
零零殆盡矣然元結中興之頌庾信江南之哀摩壘交綏猶
張後勁失今不葺恐遂闕亡於是掇擷英華網羅散佚日彫
手繭垂三十年甘丈劍侯夙同志趣各出篋衍補漏芟繁泰
君伯虞廣加甄采求珠於海揀金於沙周子柳潭並助蒐討
鳩合眾力裒成鉅篇韓昌黎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其庶幾
乎凡得二百餘人文五百餘首都十有六卷敘曰

聖清受命文運大昌龍虎之氣上騰晶光新政寬仁罔罪逋

逸瑤星

張錦
衣怡

涉江

陳侍御
丹衷

棄官深匿鴻飛冥冥遐哉難弋九

煙

黃戶部
周星

寄生久離桑梓遭遇坎坷激爲俶詭仰天悲呼音

流變徵與治

顧文學夢游

伯紫

紀懋叟映鍾

困守里閭世家喬木倏化

榛蕪澹喜

胡布衣虞逸

卜築雞籠山隅鐘鼓樓側客菴

趙文學起元結

廬其居密邇德鄰不孤安節

王東郭槃

童時命名曰丐略似黃人

同茲狡獪心跡超然迥出塵壒錄順治初金陵文弟一

是錄以明

遺老志百錄史隱帶傳例也

國布政徐藩國方伯

招撫化賊為民檢討

徐觀察必遠

進講志在格君侍郎

李退菴司寇敬

開濟緯武經文敷歷中外竝為

名臣鍾山

李工部蔚

司關敬與

何侍讀采

玩世在辛

重光

恤刑亦忤

當事菊人

張大令芳

慎齋

蕭孝廉

尚仁慕義留山

嵇助教永仁

慷慨著

節閩薑煤書在壁府主偕亡茂公

宣明經穎

悟道以儒注莊南華

妙理非鳴荒唐齒生

丁居士雄飛

俞邵

黃檢討虞稷

社結古歡龍潭馬

路十里往還奇文欣賞如入卿環子遷

沈孝子希孟

昭夔

門高弟次郊

朱文學圻

趨庭所聞無異一硯子然介茲

吳文學夙契

可園文存

卷五

六

之溪先遷於慎嚴許集存孟新白徵君遭挫意氣干雲青岩

逸叟路文學殫見洽聞衡原馬大理當官不避權貴毅菴

人克修書善分義類開公倪檢褒然詞科拔萃留心鄉國義

馭陳同知質夫謝大令城工水利筆之於書錄順治季金陵

文弟二魏歎張進士篤誠三湖表率經明行修不欺暗室無

垢劉編議禮骨重神寒觸忤執政略同定山天生達人以後

明德師晦朱編修當之庶無媿色言必願行愈日際飛黃檢

孝友曲盡居瘠讓肥百川方文寄籍名重賢宮崑山法乳別

開南宗少文朱太學任俠疾惡如仇口誅筆伐取法春秋禹

門金文觀瀾洞知利害宥函吳侍御博施能見其大後村王

學安修原淵雅迥越凡流聞名驚座居然夢樓桂平令君楊

府大褒忠有祀無忝甲科雪村學士戴庶秋崖陳太僕侃侃

陳善責難超人

葛主事祖亮

崇儒請配河間同卿祠部毋曠厥官

錄康熙中金陵文弟三恪敏

方宜田制軍觀承

作督利興百年務農

敦本圖成織棉律禾

賀大令鳴諧

循良傳為治譜父老謳吟除蝗

渡虎蓬萊之頂大江之東一樵

秦澗泉學士大士號蓬萊山樵

一漁陳古漁布衣毅

仕隱不同櫟山

簡教諭楷

明通才長簪作教士廬江聲名卓卓石

居

梅文

數學祖父所詒源深流遠通中與西綿莊

程徵君廷祚

治

經博而能斷立德立言漢宋一貫是若

黃文學之紀

耆古縑緇萬

籤詩文穠粹雖巧不纖靜年

車文學研

入幕賤奏名家山房清玩

硯石松花柳村

尹明經正位

湖居夙諳水道慨枯澹災河渠有考

錄雍正中金陵文弟四芝軒

秦尙書承恩

方雅繼世簪纓易堂

秦尙

書承

舊學文懋易名燕詒

戴侍御翼子

未堂

戴中書祖啟

遺經共守一

門之中自相師友星斗羅胸淵哉東有

嚴侍讀長明

誰與唱酬封

亭

王通政友亮

抗手勤襄

方葆嚴尚書維甸

閩越文恪

董觀橋尚書教增

隴秦兼

圻秉節一代偉人虎豹善變炳蔚其文蘭川

胡晚晴太守鐘雅潔一

塵不侵史氏合傳循吏儒林篤學愚溪

胡進士本淵

繩其祖武以

算箋經羣推勉甫

陳副貢懋齡

敬齋

黃明經鵬年

衡齋

楊明經銓

派衍鄉魯

孝乎惟孝奚慚人譖德門旌義

甘夢六居士福

老人願賢

甘靜齋君延年

累功積行有開必先信緣

秦偉堂處士朝選

居鄉孝友嫻睦餘蔭閒

中著成二錄維先鄉賢

曾祖石渠府君

觥觥行誼君子澤長於今

五世錄乾隆中金陵文弟五莊恪

朱幹臣中丞桂楨

撫粵威懾烏夷

尙書

鄧嶠督部延慎

總制撻伐隨之誰主和議患成漏卮抱蓀

廉怡雲

陶部郎漢悅

高門令胄隨園詩壇後來之秀太僕

蔡友石周鼎世

松

鑒賞給諫

楊桂堂禮科

丰稜羣倫提倡士氣烝烝子進

嚴文高

懷金石成癖有弟

嚴文

如兄終朝訂釋青甫

侯教諭雲松

老壽書

畫探徽章甫

林申書端

多藝晚遁於醫川南

吳文學楫

飯石

朱拔貢實發

大

放厥詞石生

周廉訪開麟

超悟善談名理月印千潭當前即是靜

涵有二

裴中書鑑金進士鎮

同郡同年以我證我相與周旋我祖中翰

王考豐之府君

夙勤撰述劫火燒餘楹書誰匿故紙堆中俟焉通

出文字有靈果通蠻貊錄嘉慶中金陵文弟六翰初

溫主事肇江

明叔

溫宮保葆深

游宦京師金羈玉軟兄弟爭馳韋伯

馬湘帆侍御沅接

踵尤擅儷辭述之

朱太守緒曾

箸書長於考据數典鄉邦厥功最

鉅溫溫小石

蔡廉訪宗茂

翰苑清華名父之子其書滿家忠毅

潘木

君制軍鐸

撫湘危城克保慨然入溟心丹氣浩崢嶸大節飄零遺

藁故里平泉鞠為茂草曙堂

歐陽孝廉長海

築圃名又一村南通淮

水畫舫繫門琴尊讌賞煙月留痕伯言

梅郎中曾亮

古文桐城嫡

嗣人海浮沈紙為之貴異之

管孝廉同

天才橫行一世惜抱讓之

俾出頭地積堂

程學正

濟卿

李教諭

皆名孝廉筆舌互用大炎

小詹子久

鄧文憲

致忠實盒

姚方伯

竭智六詔天遙心同迹

異叔龍

曹教諭

思白

侯文學

雲褐

周明經

叔淵

王文學

文有

其質胥勤鑽研聖基

胡明

夜課丸膽助劬青山

周文

畫竄惹

苴遭誣桂林擢秀僉推復初

吳孝廉

卓人

陳太

訓經公羊白

虎說禮尤精斟酌今古伯雄

方觀

察俊封駁毋負職司清議所在

抗疏陳詞錄道光初金陵文弟七至弟八海秋

許記注

沖雅

吏隱長安管梅已逝拔幟登壇家邦人物涌現毫端亦越彛

舟

徐太

時艱蒿目小腆分編罄辨著錄馬遷賈誼發憤痛哭

篆枚一叟

夏子俊

吾父之師淵源所自馨香奉之祁門令君

唐魯泉

登埤禦賊碧血欲化溢於楮墨萬人司馬

吳同知

河

壻莅官新甫

何觀察

服獬乃入函關簿書填委不廢豪翰廣

廷葉太史登瀛天風吹落文游臺高敏修葉學正跡託耆翁

甘崎人實叟部甘石安聲望隆隆皖南宣南喝于相從茗香倪

經德新毫學施及哲嗣文卿朱大令經術以飾吏治金臺詞客

通甫何都轉名高湘颿壽太華瞻樂奏雲璈學通四夷鳧薌

司寇夏伯音侍臣橐蕭然藏書獨富靈臺世族伍紫庭文學

學承郎家鎬天水儒門秦開之文學士科壘簾迭唱玉友金昆精心

純意發為高文白也汪文榕園張徵君寄情碑版梅屋何布

操琴成廣陵散挹梅彭文學傭書藉以自遣宣之涂明該洽

表撰經師凌鮑轅謝恕堂管明經之辭一瞑不視同為劫灰

萍生居士夏季質文罵賊罹禍內應翻城炳垣張典籍謀左

嶽嶽太僕鄧子楚贈效節沙場零縑賸墨寶同吉光秋碧顧

學槐子異顧明經華實能兼然松一閣淮南所瞻高秋角藝

丁巳之字

並困風檐雅輪

楊明經大埔

樸學賈鄭之徒儀禮正義厯存遺書

心楣

蔣副貢新

治秋

張歲貢鑄

最工筆札西園

端木歲貢壁

所造亦復戛戛

秋船

車文學持謙

敘譜私淑亭林偉軍

金明經鼇

撰錄文獻徵今瑞卿

謚大令

氣豪輕財若擇見義必為匪矜揮霍癡仙

吳明經繼習

絕

俗雨嵐

王文學章

善悲秀岩

鄭上舍芝

海秋

鄭廣文鏡清

樂竝怡怡緝之

周技

貢國

精覈隱香

田明經志蓮

華藻經師人師善謙二老

王善之明經常元冀

謙夫明

子明

汪文學丙南

論史雪峯

陳明經宗彝

讐書小丹

陳廣文衍吉文

筆演迤紆徐膳曹

甘曉庭署正

學博

甘俊卿訓導

好善不情何期中年

忽弱一个紹興使君

甘竹生太守炳

蹶然而作福我越民口碑遠播

錄道光季金陵文弟九至弟十一悔翁

汪梅村助教士鐸

淵介世之

通儒探五經與擷諸史腴輿地專門二顧齊驅經濟之學揚

於曾胡不受辟署長揖歸廬晚階國子稽古榮殊子

壽端木侍讀

塚

剛方倬直綸閣法戒獻箴亦譽亦諤寡合於人見者落落

西華

楊樸菴教諭長年

文境晚通於禪煦老

炳司馬元

畫梅詩心亦仙研

香

王文謹

嚴寶山

羅訓導笏

豪邁釋泉

焦文學光俊

牢愁小異

管文學嗣復

狷介伯龍

程明經樵

慈和學各異派靜延

傳教授遇年

之孝用霖

傅大令遇

昌

之文堂承築野名並著聞子壽

葉教諭有年

夷曠雅似晉賢春

風瑁璫坐冷青瑣星垣

許廣文庚

談醫借證小學子璫

陳明經瑒

窺天

測弧三角子和

張明經汝南

宏肆無礙辨才子函

蔡刑部琳亞匏

金文和

四部兼該橫舍大啟于于而來東山

石閣學楷

煦齋

胡太守恩變

為德

里解治亂之交互勤鞅掌小子侍親

先考葆常府君

五十餘年每當

有作吮毫拂箋曾幾何時抱恨終天音容不見思之泣然錄

咸豐中金陵文弟十二至弟十四西農

姚拔貢必成

淹通高平之

彥偶因

劉文學因之

握槩老而忘倦澂之

孫太守文川

敏達四國周知

幕府賓禮爰諏爰咨海初

張大令

介生

姚大令

作令山左臨

胸宰官德政尤夥玉堂

蔡孝廉

月橋

樊文學

共奉一師藹人

蔣主政

相巖

凌大

緝雅制詩子青

何廣文

高潔志甘蹈海慶

紹和

方刺史

救荒民歌茂宰伯孫

程文學

揖蓮

吳處士

夙訂同

心若子

王明經

摹古惜墨如金漱芳

江明經

念劬

陳明經

頤

顏藝林崇嶧

朱拔貢

星文

田孝廉

內行純篤

友梅

姚孝廉

秀

妍不假雕縵視學滇南遇隆雲谷

盧學

璞卿

周文學

佐幕淦

水紅蓮旅殯蕭寺總帷淒然幼瞻

蔣孝廉

韶年英鋒厲淬志

慕老坡學宗元晦甫與計偕遽歸泰岱劍侯

甘大令

念典蒐

葺遺文今茲同役棗木傳真校勘未竟倏作古人報以不朽

種果成因錄同治中金陵文弟十五耘芬

陳大令

器宇磊落

英多子期

朱學博

羣居內介外和歐蘇徐庾所業殊科卓爾

不羣厥惟善伯

何太守延慶

袴褶從戎作將軍客得助江山幽燕

風格子純

甘博士

儉樸志卓行堅款段下澤優游人閒一鄉稱

善追蹤文淵子藩

甘拔貢曾源

慧業拈花證禪春海

甘附貢增壽

考古

掇拾殘碑校邠書目貢三

傳文

所編撰異

田茂才

好奇遭家不

造客死窮荒傷哉蠅弔伯虬

顧茂才我愚

守正貧病自憐雨田

羅茂

才震

信道亦天天小石

孫茂才

竹吾

程茂才

才高命薄悠

悠墨林

葉孝廉文翰

同茲寂寞貫之

張孝廉

忽焉一邱之貉傷哉

穗孫

仲子

蘭摧蕙落凡茲遺翰心血熒熒後死是託付諸汗

青錄光緒中金陵文彙十六

顧貞夫廬山遊草序

今之談輿地學者動曰山川之險王公所以守其國吳楚之

交有揚子大江從海口拆流而上在鎮江曰圖山在江甯曰

盧龍在太平日天門在東流曰小孤在湖口曰石鐘重門疊
戶鎖鑰中流戰艦縱橫礮臺林立登高者覽其形勝惟有慨
焉以憂耳矣若夫匡廬一阜雖亦襟江帶湖而地非要衝墜
坳之所不及自陶元亮入社而後唐宋名流却李供奉蘇王
局輩莫不吟嘯於是屏風疊翠瀑布噴珠蓋山之超然絕俗
者豈得以其無關阻隘而置之不道乎此顧貞夫所爲有廬
山遊草也抑余思之白鹿洞在廬山之陰南唐以爲國學朱
子則置書院以講授其規條整肅足爲後世楷模茲者異學
爭鳴日與聖道爲敵貞夫從事儒先過遺址而興懷其將理
新安之遺緒放邪說距諛行不徒耽玩夫泉石則廬山縱非
用武之場實爲右文之府當亦談輿地學者所不能廢焉爾

鳳麓小志自序

予既乘運瀆橋道志之明年假館李宅居鄰鳳麓山水清嘉
弦誦餘閒不廢游覽每當春秋佳日輒與李生師葛鄭甥鳴
之暨兒子詒紱詒祿輩陟躋岡阜蒐勝探奇就父老以咨詢
感古今之興廢歸卽繙閱故籍證以見聞件繫條分斐然有
述作之志因事中輟忽忽十年今夏胡碧澂分轉過訪談及
西園故實知茲編未卒業要以亟成遂從敝篋中檢出散者
萃之缺者補之凡三匝月粗有端緒分志地志人志事志文
四大綱爲考三述二記五錄二都十有二編命之曰鳳麓小
志其敘曰棲鳳山岡散爲平麓淮岸城墉天然界域委巷通
衢縱橫南北歧中有歧无往不復考街里第一江南佛寺剎
自赤烏衍及興午寔繁有徒華嚴樓閣起滅須臾夢幻泡影
理悟真如考古利第二一壑一邱自然勝踐築作林亭賓朋

游譙琴契古心酒開缸面紗帽隱囊逍遙自遣考園墅弟三名臣宅第高士山邱詩酒幾輩忠節千秋始吳迄元歲序如流高山仰止式靡振浮述歷代名賢第四勝代陪京人文所寄勳戚豪華士民都麗將有儒風官稱仙吏長安洛陽續成後志述明代名賢第五山川氣厚土有沃膏不稼而圃漢陰習勞機心機事恥爲桔槔菜根能齧以勵吾曹記灌圃弟六春蠶吐絲衣被天下組織成文以求善買軋軋之聲喧傳比舍雲漢七襄明星光射記機業弟七山有材木水有魚蝦采捕人至斤罟橫斜載入城市萬口一譁食貨所漑煙火千家記諸市弟八天生英豪不矜細行忠義激成邊計身命殺賊翻城志在反正九切功虧人難天勝記倡義弟九園法久敝市塵苦貧幣分貴賤黃銅白銀機器所治效法西人損上益

下惠我編氓記鼓鑄第十溪山遨遊宮室建置欲考源流必資文字樂石吉金於斯附麗古人有言庶幾不墜錄雜著弟十一流連光景觸緒成詩託始唐宋明代紹之登高而賦鳳臺尤宜陸離斑駁大放厥辭錄詩歌弟十二

東城志略自序

金陵聚寶門城墉左右袤延淮水袤界於其北中狹而旁袤故城廂隙地如舒兩翼然土人呼門東門西而徐中山園亭分踞其勝因又有東西花園之稱予既輯鳳麓小志以紀西南隅之名蹟而東城缺如山川有靈殆將怨我會於莫秋之初訪秦君伯侯於南岡草堂時天雨新霽景物澌解疏柳搖風叢蘆作雪相與登孝侯之臺過鷺峯之寺俛仰陵谷不盡流連古意滿懷呼之欲出歸乃據圖檢冊就所見聞排比成

編命曰東城志略山水街道考核綦詳人物藝文未遑專錄亦運瀆橋道小志例也抑予深有感焉士君子幸生今世方將馳海外之觀卽騶衍所謂大九州者演爲新說以變易天下之耳目而顧足不出里閭一邱一壑極意蒐探甘爲不賢者之識小質之秦君得毋笑其如醯雞乎

校栞宋四洪公年譜序

漢陽洪琴西都轉篤敬宗之誼據稽古之懷纂宋臣洪忠宣暨三子文惠文安文敏四公年譜蒐采繁富考核精詳藏諸緘縢未遑問世嗣君幼琴觀察將付剞劂屬作霖復加讐校讀旣畢作而言曰自來外交之世最重使臣至不得已而用兵則冑臣亦宜儲其選忠節以立身文章以華國經濟以備不虞然後足應當世之需而不窮於用三者同一不可者

也洪忠宣起家甲科文章爾雅拯民饑諫移蹕請撫李成其
經濟有足多者奉使金廷被留十五年不爲威劫卒以忠節
顯名高宗比之蘇武無媿色也三子皆鴻詞入選備職禁廷
文惠文敏當紹興乾道之交尋盟報聘後先持節光耀皇華
文安則出守平江供軍無乏領建康留鑰經營淮表而邊鄙
晏然使臣臺臣各稱其任菑畚堂構孰非厥考之詒謀哉夫
忠節之操經濟之學文章之才並世而生者如虞允文陳俊
卿諸人亦不多見而洪氏乃以世其家時而弭兵則和以全
民命時而敵愾則戰以揚國威南宋雖弱而不亡職是故也
都轉公曩在金陵開致吾知齋以談藝作霖得侍游讌時方
海波沸騰和戰無定議偶念南宋之外交輒景仰忠宣父子
不置知都轉公有是譜草創而未定也今事閱三十餘年幸

與校字之役有以見都轉公憂世之深心所謂以古爲鑑可知是非者胥在是已然則觀察之堦是譜非徒闡揚先德不忍手澤之就湮且欲使外交之世使臣疆臣知所效法而不致隕越以貽羞也夫

安化黃氏族譜序

代鳳弟作

今天下競言自治矣自治者人自爲治之謂也積人而成家則自治必由一家始小戴禮大傳篇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大學篇云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然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譜牒之學其關係於自治者豈淺鮮哉湖南安化黃氏始祖貞利公當後唐同光中官潭州因卜居龍潭迄今

千有餘年矣宋季有諱萬石者曾知建康府事生子元瑛管領南京紅船元瑛入子仕榮遷澈浦仕和等仍留安化仕和四子思綸最著名其裔亦極蕃衍舉凡入翰苑登賢書列優選者咸出其中猗與盛已宗譜凡五修附貢生黃澤霖等來謁請序於予予既嘉其知自治之要而更爲進一解焉自來聚族而居不輕去其鄉者古之善俗也今則仕學經商游道日廣舟車四達視萬里若戶庭勢不能株守里閭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一鄉稱善人已耳及今日而有修譜之舉固不特爲自治計也爲子姓者人人知族所自出卽他日散處四方亦不致貽數典忘祖之誚也已

司馬晴江諸子語錄序

宋司馬文正公作微言一書蓋憫熙豐以來王學盛行士大

夫日創新說以惑世誣民而三司條例所行諸政無非蠹國之尤天下囂然惟利是視謂聖賢之言行爲迂使不亟爲正之道德息於上風俗壞於下矣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事會所趨一唱百和識時務者爲俊傑舉凡攻守機器以及光學重學之要莫不於墨子徵之而管子之集中中央商子之變舊法孟子之新國重民皆其所藉口者節六藝以文奸言其若斯乎雖然諸子未嘗無精粹之談足爲吾道干城要在善擇之而已晴江先生學博而識深論世知人具有根柢傷學派之雜出較元祐時尤甚枝官多暇取百家而研究之自周秦以迄前明瀏覽殆遍事則必提其要言則必鉤其元謂孔子爲諸子之宗非一家所得私尊爲弁首其餘儒家兵家法家雜家小說家道家所纂述有不合於孔氏者概擯不錄庶幾淫

辭邪說不得干正而讀其書者知日月之光非燭火所能掩
仍不外乎文正公微言之旨也夫

周氏妹六十壽序

大妹少予二歲今年亦六十矣先誕數日女姻畢至子婦侍
側諸孫繞鄰者八人大妹顧而樂之因相與縱談往事呼梁
氏姑而言曰予之初嫁在寶應南趙村其時奉事重親與長
嫂相周旋柔懦不能事事妹之所知也旣而長嫂沒遺女子
撫之寶森爲繼姑所育隨其本生父赴皖北後母忌之欲致
之死予聞亟請於爾仲兄迎繼姑挈寶森至金陵教之讀書
得列庠序成家室今幸諸孫林立藉以兼祧小宗而予之心
力瘁矣寶森者卽其兼祧之子也聞之進而言曰森初隨繼
祖母南歸愚蒙無所知稍長見仲父性下急仲母婉辭進規

有所謀必籌全局仲父無以易也仲父橐筆爲幕僚所入僅足供日用而歸祖父之喪於天長歸曾祖父及吾本生母之喪於汜水歸曾祖母及嫡祖母之喪於鳳陽其間嫁同母姊於沈嫁異母妹於徐荆布粗具繼祖母及吾本生父沒於金陵並卜地以葬安亡錄存貧不廢禮衣服釵環典質罄盡皆仲母啟其端仲父卒其事焉今仲父棄養七年森不肖家計日窘菽水之資無贏誕之日並無以壽仲母森之負疚不亦深與時子適過其前乃詔寶森而語之曰甥謀所以壽爾仲母乎亦以爾仲母之心爲心而已爾仲母居家時性極孝朝夕不離母側迨于歸後避亂偕行中閒予家遷京江相睽僅數年耳旣返金陵同里閒而居承親歡者二十餘載服父母喪皆如在室之制每與子言及父母輒痛傷性情之厚如此

故能推事父母者以事舅姑且能推事舅姑者以上達下達而大有造於爾周氏甥能毋忘爾仲母之功善頌焉善禱焉爾仲母之心慰矣奚必張筵讌客然後爲壽也哉因顧其孫春官恩官等而笑曰爾讀毛詩矣予教爾以大雅之什下武之五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祖母之壺德以之其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爾祖母之福祚以之是詩也非絲非竹古韻鏗鏘介壽之日歌以侑觴予亦扶杖來觀爲周氏慶且申以燕喜之章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閼宮所以頌壽母也爾其終爲爾祖母歌之

鳳生弟五十壽序

予於兄弟中最居長而鳳生行次第五相距幾二十年方就傳之始先嚴慈命予課之故鳳生事予猶師朝夕講貫尤

能通達事理既長佐理家政獨任其勞當是時 二老人春秋高予久罷公車不復北上潔羞馨膳無閒晨昏每遇春秋佳日探梅靈谷觀荷後湖兄弟輒奉板輿以往天倫之樂此爲至極鳳生既舉戊子鄉試亦欲留家侍養 先大夫訓之曰爾兄迂拘嗜古非仕途中人在予左右足供子職爾有治劇才豈可自阻而不以顯揚爲事乎已而以進士得知縣告近簽分浙江歲暮必歸省覲采龍井茗芽以獻 先大夫喜曰此吾兒之祿養也在杭二年僅一充鄉試同考官未嘗與治民事及養親事畢檄赴湖南原省予執手與別曰 先大夫嘗言知縣不易爲造福造孽皆由一念基之況今新政繁興苟能於有益民生之事急爲率作公家稅斂則去其太甚保養一方之元氣庶可以無媿此心乎鳳生亦以爲然以故

涖新甯五年衙以內事弟婦主之縫紉饘爨儉勤一如未仕
時而鳳生日坐堂皇情理積訟片言剖斷兩造無不翕服者
其所因革則開學堂以教新進留書院以惠老儒疏糞水以
利農田創藝廠以興工作四民樂業邊鄙無驚今春解印來
省予往長沙就視之聞其去新甯時餞送者十里不絕爆竹
之聲震耳欲聾民情之愛戴可知也鳳生因語予曰子待罪
新甯兢兢自守幸無隕越以貽先人羞欲謀所以榮吾親者
惟有邀

覃恩之典請

誥加贈晉三品階並以已身之軸

馳封吾兄爲明年七十之慶聊報教育之德而盡此心也時
鳳生亦年五十白頭兄弟八載重逢情話之餘不廢遊覽相

與登天心閣陟岳麓山與曩之探梅靈谷觀荷後湖其樂無
以異也特無復板輿奉親爲可慨耳焚黃之禮歸以俟之可
矣未幾鳳生復擢攝龍陽縣事其蒞任也適當攬揆之期諸
女將製屏爲祝求予一言予因歷述其出處一致無忝所生
者可以壽弟卽可以自壽焉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予兄
弟其交勉之